

色頭史料薈要

第三輯



R312.492.13

包头史料薈要

第 三 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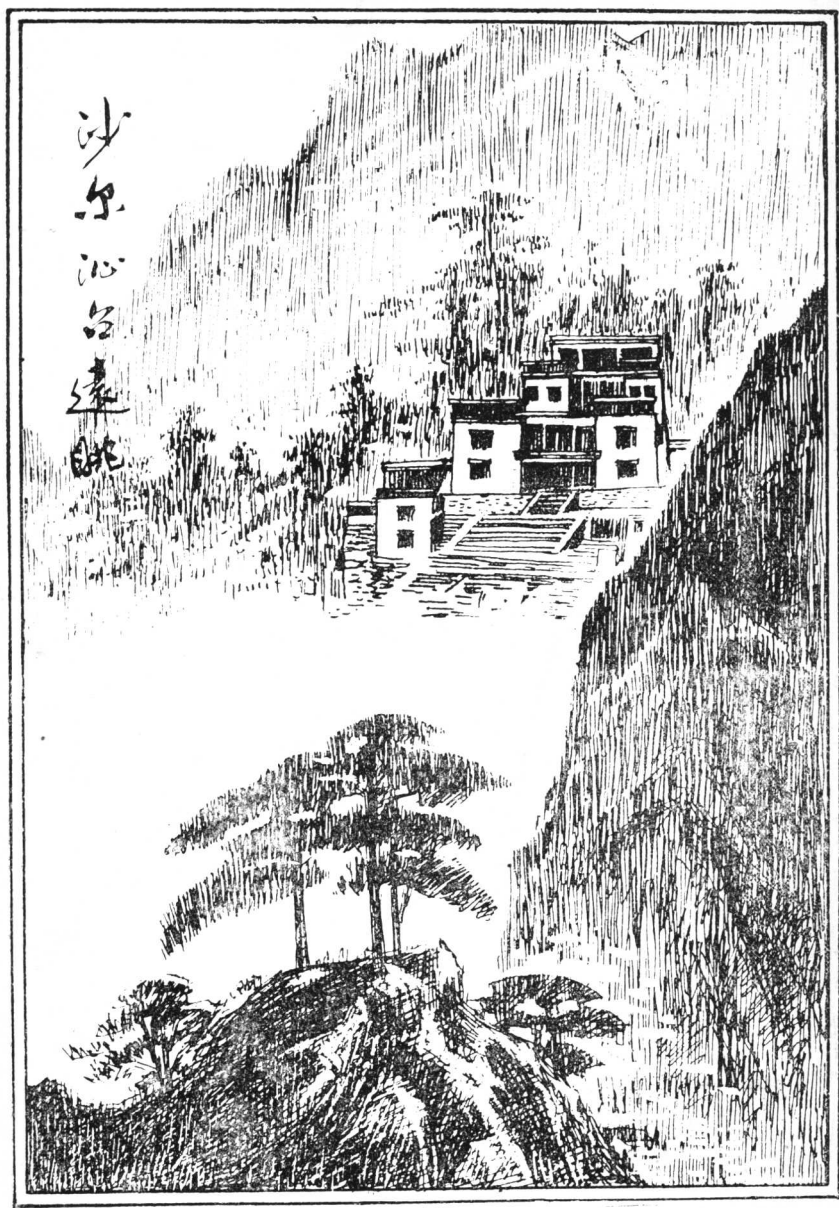
包头史料荟萃 第三辑

经内蒙古出版局批准限额内部发行

编辑者 包头市地方志史编修办公室
包头市档案馆
内文印刷 中共包头市委机关印刷厂

开本 787×1092毫米1/32 印张6 $\frac{12}{32}$

字数140,000 1980年8月印



沙尔沁召远眺（复原图）

刘兆平 作

包头史料荟要

第三辑 目录

1	土默川扎根记.....	刘启焕
14	包头火车站上的风暴.....	孙天鸿口述 乐 驼整理
22	包头城市的规划和发展概况（上）.....	李茂荣
38	关于包头地区历史地理的通信	
	一、致中国地理学会谭其骧教授	
41	二、谭其骧教授复信	
42	三、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 王文楚同志的答复	
58	正确的道路 光明的前途 ——纪念绥远九·一九起义三十周年	董其武
96	绥远和平解放始末.....	何树声
112	日寇在包头实行经济掠夺的一些情况.....	王亦铭
118	日寇在公积板村的屠杀暴行.....	韩祥符
119	清末土默特的土地整理 ——土默特土地关系的发展.....	安斋库治
131	包头蒙民的“出租地”与蒙租的来 历及其演变.....	巴靖远
140	麻池村考察记.....	白文华
148	包头市西医、西药房的发展.....	马从中
154	绥西中西药房始末.....	马从中
161	解放前包头的剧场和戏剧.....	项在瑜 郭长岐

166	包头春秋.....李绍钦
179	从包头地理位置看西汉与匈奴的关系
184	呼韩邪单于
	五原郡人民首义
188	青冢不是昭君的坟.....荣 祥
193	游访包头杂记丛钞（三）
	塞北记游（摘钞）.....张相文
	图片： 包头旧城示意图（23）包头市市三区历年建设 发展范围示意图（27）包头市新市区总体规划 图（30）包头市东河区旧城改造规划图（32） 九·一九协定签字的礼堂（94）麻池公社平面 示意图（141）麻池村泉水（143）麻池古 城遗址（145）麻池古城城墙横断面（146）汉 五原郡图（168）西汉时期汉匈关系形势图（171）

土默川扎根记

刘启煊

一九三八年秋，八路军由晋西北挺进大青山。冬，党组织抽调一批同志，脱去军装，改穿便衣，潜入土默川，迅速与隐蔽着的蒙汉同志取得联系，组成萨（县）托（县）工委，在东自毕克齐，西至鄂尔格逊，北起大青山，南至黄河畔的广阔的土默川地区，展开了地下工作，发动了游击战争，给日寇以严重的打击，不少同志英勇牺牲，蒙汉弟兄的血流在一起，在抗日斗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拂 种

转惯了大青山头，要下土默川平原工作，离开了根据地，要钻到敌人肚子里去工作，这时的感情很复杂：又高兴、又紧张，满腹雄心壮志，但又步步小心谨慎。站在大青山南边沿的高峰上，瞭望土默川一抹平原，大小村庄，星星、点点、片片，冰封着的黄河、黑河、民生渠，在黄褐色的大地上，刻划成银白闪光的条条、道道、线线。平绥铁路（现京包线）象一支利箭深深地插入这块富饶的土地，一列列火车频繁地往返奔驰，运走了蒙汉人民的血汗果，运来了呲牙咧嘴的日本鬼子、杀人的武器、弹药和哄骗人剥削人的东洋货。日伪驻守的炮楼上，飘忽着刺目

的膏药旗，陣陣狗咬，枪声响处，不知那些同胞又被杀害。快下去吧！这是一块肥沃的土地，快下去辛勤的播种吧！让抗日的种子、革命的种子快点发芽吧！让千百万蒙汉同胞快快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埋葬这些强盗吧！

我和老余同志到麦达召很快地开展了工作。老余穿起黄呢子军服装作团参谋做伪军工作，我化装成货郎担儿做地方党的工作。当时麦达召驻有日伪军，形势很重要。我们一去就找到了王经雨同志。一天夜里，我们在他家正研究组织青年学生救国会问题，突然村里人喊狗叫，敲打窗户，一阵混乱，后来是日伪军来查户口，我们躲在后院山药窖里，日伪军闯入院里查了户口，抓了几只鸡子，就被王经雨的母亲应付走了。就在这样紧张危险的气氛中，我们制定了计划，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作。以后不到三个月的工夫，不但组织起青年学生救国会，而且组织起农民救国会。在这些会员中挑选了四、五个觉悟最高、革命最坚决的人，经过仔细的个别教育培养工作，吸收参加了共产党，组织起麦达召这一带第一个党的小组。与此同时，老余的伪军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党的影响在群众中大大发生作用，甚至萨拉齐县城里也流行着种种颂扬甚至是神化八路军的美传。敌人恼火了，开出大量军队到麦达召一带示威，但每次都一无所得，相反地革命工作迅速发展。一年多以后，这一带就出现了游击小组，紧接着产生了萨县游击队，建立了麦达召花花山小型根据地，给予平绥路——日伪蒙疆生命线以严重威胁。当这一带党的地下组织建立起的时候，我们其他地方的工作也大有进展。一九三九年冬，一九四〇年春，土默川共组成五个区委，在此基

础上成立了萨拉齐县委。共有二十来个支部，二百来个党员，数以千计的救国会员和同情分子，动员、输送了大批蒙汉青年到延安等地学习，每个区委机关和县委机关都有三个以上的红色家庭作掩护。在县委正式成立的会议上，绥西地委书记杨植霖同志鼓励我们说：“……你们播种的成绩不小啊！望再接再厉……”

一位医生

一九三九年春，天气还有点冷，我们正在陶思浩与察素齐之间的一个铁路附近的村子里工作，大青山根据地送来一封极机密的信件。我们看后十分高兴地接受了信上布置的任务，在院内院外、村前村后做了布置。一会儿来了一位中年医生，身穿一件半新半旧的呢大衣，手提一个皮制医药箱，不慌不忙，满脸笑容地走进院来。我们把这位医生迎进屋里，按照上级的规定，相互间作了问答，对了证，认了同志，热烈地握了手，当时我们感动地几乎流出泪来。你当这位医生是谁，原来是奎璧同志，他从国外回来不久，党组织调他上大青山去工作，我们的任务是接头并护送他上山。

奎璧同志走后，院里的一位大娘（地下党员的母亲）跑来问到：“那人是干什么的？”

我们说：“医生，大夫。”

大娘问：“医道怎么样？”

我们笑着说：“手到病除。”

大娘又问：“上山给谁看病？”

我们意味深长地回答：“他不单给人看病，主要是训

练大批蒙汉名医，出来给蒙汉同胞治病。”

一担鸡蛋

一九四〇年春夏之间，县委在山根底一个村庄开会。会场选在村外果树园里，一来风景很好，二来可以防止意外。当时果花盛开，芬芳扑鼻，大家一面闲扯，一面等着老李。老李在黑河流域、托县一带工作，职业是小商。这一天为什么没有准时来到？因为他满满地担着一担鸡蛋，分量太重，路上多休息了几次，耽误了些时间。

会议当中，围绕着鸡蛋问题来了个有意义的插曲，大家和老李开玩笑，要他慰劳大家，请吃一顿炒鸡蛋。老李这担鸡蛋，是准备会后到察素齐出卖后投资贩货的。他一看大家纠缠着要吃他的鸡蛋，就一本正经地讲起大道理来了：“这鸡蛋不是好吃的！这是我生活的本钱，也是我工作的本钱，吃亏了老本，我的存在就更困难了。我们响应党的号召：生作土默川的抗日英雄，死作土默川的革命鬼雄。你们这样做是不是想叫我卷起行李，离开土默川，滚回大青山？”经他这么一说，感动了大家，言归正转，不敢再开玩笑。

老李同志于一九四一年被一个投降日伪军搞“曲线救国”的国民党特务所残害，一行四人被活埋。事后，当地同志将老李等同志的遗骨葬于黑河之滨，让黑河的滔滔水声，永作纪念吧！

夺 枪

一九四〇年土默川形势大好，正处于革命高潮。各地

党组织、群众组织基本建立后，决定拿出一些比较暴露目标的党员同志去搞武装斗争，发展游击战争。雷好收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接受任务以后，每天心里在琢磨，怎么样取得敌人的第一支枪？怎么样和敌人进行第一次面对面的武装斗争？雷好收同志是个贫农，性情刚直，富有正义感，勇于斗争。有一天附近村来了个武装特务，他接到这个情报高兴极了，当天黄昏就去到那里，在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带领几个同志，进入特务住的院子，做好一切布置，他一马当先跳进屋子，开门见山要敌人缴出枪支，那特务正在炕上抽鸦片烟，突然晴天霹雳，一时措手不及，雷好收一个箭步跳上前去，与特务撕打在一起。从炕上滚打在地下，从地下滚打在门口，碰翻了炉灶旁的风箱，放在风箱上的菜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这一声提醒了他，拣起刀来，狠狠地两下，把一条狗命给结果了。经过搜查，原来特务的枪支在枕头下压着，还上着顶门子哩！以后，雷好收同志就拿着这支枪，带着他的游击小组活动起来，没有几天就发展成一支小型游击队，雷担任了队长兼区长。他那空手夺枪，与敌人搏斗的故事，曾在当地轰动一时，给当时群众抗日斗争以极大的鼓舞和影响。

“清乡”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前后，全国抗日形势正处于敌我相持阶段，土默川的革命斗争暂时处于低潮。日本鬼子经常到农村“清乡”，搜集游击队，破坏地下组织，形成严重的白色恐怖。

一个晚秋的早晨，我突然被包围在一个小村庄里。我

住在一个红色家庭里，这一家的老大爷我叫“干爹”（即义父），他从街上侦察回来，全家开了个紧急会议，商量如何妥善应付。我动员他们：“要坚决革命，不怕牺牲，敌人打死也不能乱变口供。”干爹代表全家慷慨地对我说：“孩子，你放心吧！共产党把你交给咱家，咱家男女老少都是革命的，绝不能三心二意，我们宁可全家送命，也要保证你这条‘老根子’安然无事！”（当时这一带革命群众把地下领导干部统称老根子）。

全村人被赶在一个大场面里，四面放了哨，架了机关枪。检查“良民证”开始了，明晃晃的刺刀对住每个人的心窝。轮到我的时候，翻译问我：“你来这村干什么？”不等我开口，干爹在我背后高声说到：“他是我干儿，来我家帮助秋收的……”话还没说完，两个伪军上去左右两耳光把干爹打了一顿：“妈的，用你多嘴。”干爹被打得嘴里上下牙床直流血，但还理直气壮地说：“你们不信，可以问别人嘛！”翻译问群众，群众齐声说：“老汉说的是实情。”又问村长，（村长是抗日救国会员，是一个候补党员）村长点头哈腰地说：“这老汉是咱村的老实疙瘩，没错儿，我担保。”翻译点了头，一个伪军把我狠狠一把推了过去，于是我算作合格“良民”，通过了检查。

最后把一个钉盘碗的老头子检查住了，因为他拿着外省的了时的“良民证”，被日本指挥官当做“八路的干活”五花大绑，填进麻袋，扔上汽车，拉到萨拉齐县城审问去了。当时群众曾替他解释，说他不象个八路，伪军大骂道：“瞎白丁，懂个屁！八路军、共产党的头上还漆着字，挂着号？到处都是八路军！到处都是共产党！错杀一

千没关系，漏掉一个了不得！”

焦保炸狱

一九四二年春，在双龙镇附近一个农村里，日本宪兵队捉住了一个货郎担，焦保同志被捕了。焦保同志是个青年，贫农成份，一九三九年入党，后送伊盟桃力民训练班学习，一九四〇年回来担任区委委员，脱了产，担了个货郎担，专做地下党的工作，很有成绩。这次被捕是被坏人告密陷害的。他长着一身无产阶级的革命硬骨头。宪兵队把他带到乡政府，“燕儿飞”吊在大梁上，要他供出地下人员“黑名单”，他咬着牙骂道：“爷爷是个货郎担，不懂什么‘黑名单’！”把他带到警察署，煤油辣椒水灌得死去活来，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瞪大眼睛反问：“你们还闹不清楚我是不是共产党，就抓住糟踏我，爷爷绝不饶你们！”后来把他送到萨县城，日本特务机关用遍各种刑法，把他折磨得不成人样，问他究竟担任共产党的什么职务，他笑着讲了自己的光彩历史，并在敌人法庭上向他们宣了战：“揽过短工，当过货郎，现在住在你们的班房。现在你们审问我，将来人民要审问你们。要杀快开枪；不杀，放我走，回去我造反，杀你们！”敌人干气没得说，把他打入黑牢，长期监禁。

谁知他悄悄密密地把狱中的难友都组织起来了。一九四三年夏秋之间的一个夜里，阴云密布，大雨欲来。焦保选择了这个时机，炸了狱，缴获了警卫的枪，带领大家冲出监狱，和敌人进行了巷战。打到城门，城门紧闭，不得出去。后来找到一个城墙水口，焦保带着阻击队顶住追击

的敌人，掩护大家一个一个地从水口钻出城外。阻击队有的牺牲，有的出城，焦保打到最后，又被围捕。这次炸狱大大震动了敌人，萨县曾戒严十几天，并把焦保当作是共产党的大干部，赶快解送到伪蒙疆政府首府张家口。经过无数次的审问，他革命意志十分坚决，党的秘密一字未漏。最后把他判了徒刑，发落到蒙疆火柴公司做苦工，身上披着烂麻袋片，每天两顿发霉的高粱米饭，挨打受气，过着牛马生活，最后传染痢疾而死。

“诱降”

在白色恐怖的同时，敌人对我们还要了不少花招，“诱降”就是其中最容易迷惑人的一种。有一次敌人飞机散发了一种传单，大标题是：自动登记者赦！执迷不悟者杀！副标题的小字：劝告共匪地下人员。传单上写的大意是：希特勒打败了苏联，胡宗南包围了延安，大青山八路军被歼灭，共产主义没有希望，共产党的地下人员受尽苦穷是毫无意义的，等等。其中有几句最肉麻：“皇军极爱惜你们的才能和志气，如能归顺，用于东亚新秩序之建设，皇军绝不究既往，保证给予光明前途”。

还有一次，敌机散发了另一种传单。大标题是：请看！他过着何等幸福的生活。大标题下刊登着几幅关于一个叛徒在厚和（即现在的呼和浩特市）的照片。第一张，叛徒身穿西服，脚穿尖头皮鞋；第二张，叛徒在一间漂亮的屋子里听收音机；第三张，叛徒从一个精致的小卧车里走出；第四张，叛徒正在吃饭，七碟八盘，瓶杯满桌；第五张，叛徒在一个小园里欣赏奇花异草；第六张，叛徒和一

个女妖精拉着手儿眉来眼去；……

地下县委抓住这些传单，做为反面教材，在党内、在群众团体中进行了艰巨的宣传教育工作，揭破敌人的阴谋和欺骗；分析到我们的有利形势及光明前途，指出叛徒们的可耻行为和可耻下场。结果大家觉悟大大提高，纷纷表示：“好！敌人也承认我们有才能有志气，真不简单，我们一定要和他们干到底！一定要取得最后胜利！”“日本鬼子坐天下，叛徒给人当走狗，有什么幸福？我们坐了天下，才是真正的幸福！”“纵然死也要死在一起，绝不离开党！绝不离开同志！绝不离开革命！”“爬山到顶坡更陡；鸡叫天亮天更黑，胜利在望困难多”。“现在怎么困难，也比井岗山、长征路上好多了！”“抗日必胜！革命必胜！共产主义必胜！”

大 水 灾

一九四三年春末夏初，包头日军强渡黄河，占领昭君坟。盘据在伊克昭盟黄河南岸一带的国民党军队，用笨拙的战术屡攻不下，损失惨重。国民党土匪郭长青部队挖开黄河北岸的坝堤，企图用水围困日军，日军因有水上船具，安然返回包头，郭长青因“水淹七军”有“功”，受到国民党第八战区的奖励。可怜的是黄河以北四、五十里以内广大地区，一片汪洋，无数财产横遭毁灭，多少群众葬身鱼腹！这一次大水灾，完全是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杰作”。

当时，地下县委正在经营一块生产基地，种着十几亩蔬菜和经济作物。一个秋季雷雨之夜，我和调来劳动的一

个同志，正在菜园茅屋里熟睡，忽然被一片呼啸之声惊醒。点灯一看，大水已经流进屋里，起初当雨水，出门一看，只见四野茫茫，水纹层层，由南向北推进，所有蔬菜、庄禾早已没顶，这时恍然大悟，才知道已遭大水灾了！我们俩紧急动员起来，不顾一切地奋战，抢救财产，找寻出路。这时野外大水齐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怎么办？最后逃到一个离茅屋约有二里之遥的大土坡上。这儿住着一户人家，两口人，一祖一孙，靠揽短工过活。我们四个人，团结一致对付洪水。洪水只涨不落，一直坚持了两天两夜，打了三道防护堤，都被漫过，大水竟冲到门口！老大爷慌了，说：“活了这么大，好几次黄河水出岸，都没上过我这土坡，这一回完了！”我们鼓励他坚持斗争，果然第三天大水开始下落。刚刚有了点希望，新的更加严重的问题出现了。老大爷家和我们所剩的粮食加在一起，不够四个人五天渡用。有粮食没有柴烧，一堆烧柴早被淹没了！怎么办？老大爷又慌了：“看这水情，十天以内不好走出去，粮食够吃五天，剩下五天吃什么？”我们向他表示：能饿死我们，也不能饿死你佬！

他感动地说：“让我死吧，我已经活够了，你们年轻有为！”

我们又安慰他：不要紧，咱们一个也不死！只要咱们四个人一条心，总会想出办法。

研究的结果，应吃稠，喝个清；一人饭，两人吃，五天粮，十天用。

老大爷乐观了：“好办法！没柴禾，拆了我的外屋烧！”办法配套了，大家高兴了。

又过了十天，粮食已尽，大水未退，我们正在研究办法，只见前面水纹波动，好象有什么东西在那游窜。老大爷猛然站起，走回屋里取出一个箩筐来，慢慢走进水里，向那波动处猛然一扣，拉出一看，嘿！一条大鲇鱼！大家喜出望外，脑子开了窍，立即开展了一个捕鱼运动。就这天下午，我们共捕到大小鱼二十多条，约有十多斤，可供我们一天食用了！我们把这一次发明归功于老大爷。老大爷更积极了。光吃鱼，时间长了发呕。老大爷又想了个办法：把长椽子拆下来，并排绑在一起，当做筏子，可以划到附近村庄搞些粮食。我们照计而行，果然成功，以后我们每天开上筏子，带上货郎担里的存货，到外面交易，换回不少粮食、瓜菜，生活得到改善，一直坚持到大水退尽，才与老大爷分手。

临走的前两天，老大爷笑嘻嘻地问我：“我有一句话，不知该问不该问？”

我说：“咱们是生死之交，有啥话，尽管问吧！”

他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我开玩笑说：“管他是不是共产党，反正咱们已经共产二十多天了。你说共产党好不好？”

老大爷很正经地说：“过去听你们说共产党好，我还闹不仔细，这一次咱们在一起患难相处，我就更开脑筋了。大家一起劳动，一起想办法，谁也不欺侮谁，不分你我，同甘共苦。这种世界多么好！”我给他又讲了一些关于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大道理，以后便把这祖孙二人吸收参加了救国会。